

中国和斯里兰卡的故事



江勤政 / 编著

我们和你们

中国和斯里兰卡的故事



江勤政 / 编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和斯里兰卡的故事 / 江勤政编著.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7.1 (我们和你们)
ISBN 978-7-5085-3577-7

I . ①中… II . ①江… III . ①中外关系 - 友好往来 - 斯里兰卡
IV . ①D822.23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0018 号

中国和斯里兰卡的故事

出 版 人: 荆孝敏
统 筹: 付 平

编 著: 江勤政
责任编辑: 高 磊
装帧设计: 北京八度出版服务机构
出版发行: 五洲传播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31 号生产力大楼 B 座 6 层
邮 编: 100088
电 话: 010-82005927, 010-82007837
网 址: www.cicc.org.cn, www.thatsbooks.com
承 印: 中煤 (北京) 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30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序

斯里兰卡是我实质外交生涯的初始之地。1973 年底，外交部将我从驻英国使馆紧急召回，派往时任不结盟运动主席国的斯里兰卡工作。在斯里兰卡，我连续工作了七个年头，接触上层，深入社会，结交了很多朋友。我把斯里兰卡视为我的第二故乡。

江勤政大使是我多年的好友。他曾长期从事对斯工作，熟知斯里兰卡国家、斯里兰卡人民和斯里兰卡的文化。他对斯里兰卡怀有深厚的感情。六年前，他撰写了《印度洋明珠：斯里兰卡》一书，详尽介绍了斯里兰卡的秀丽风光和灿烂文化，受到读者的欢迎。

2017 年是中斯建交 60 周年和中斯贸易协定签订 65 周年。在这两个纪念日的前夕，江勤政大使再次满怀激情，推出他的新作——《中国和斯里兰卡的故事》，恰逢其时，很有意义。他邀请我为这本书作序，我感到高兴。

如今是网络时代。打开有关斯里兰卡的网页，常常跳出这么一个问题：中斯关系为什么这么好？江勤政大使这本书正好回答了这个问题。

透过这本书，作者展示了两千年中斯关系的历史画卷，讲述了中斯友好的动人故事。它告诉读者，中斯关系好，这是因为：海上丝绸之路把我们连接在一起；千年佛缘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真诚合作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人文交流把我们连接在一起。

斯里兰卡地处远东至非洲和地中海的航道中心位置。《汉书·地理志》记载了 2000 多年前世界上最早的一段海上丝绸

之路：汉朝廷皇家外贸船队从南方港口出发，直到已程不国（斯里兰卡）返回。后来，已程不国成为中西贸易的中转地。古罗马历史学家普林尼在其《自然史》一书中记述了斯里兰卡派往古罗马帝国的使节谈及斯里兰卡与中国贸易的情况。郑和七次下西洋，曾五次在斯驻节。

海上丝绸之路是我们两国共同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见证了中斯关系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且成就了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千年佛缘。斯里兰卡高僧昙摩向中国敬献佛像；中国高僧法显到斯里兰卡研习佛学，迄今 1600 多年，中斯佛教交流薪火相传，成为我们两国传统友谊的纽带。

斯里兰卡独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斯关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我们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成为全天候的朋友。中国政府坚定支持斯里兰卡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斯里兰卡发展经济的努力。斯里兰卡政府坚持对华友好，致力于发展各领域合作，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一贯和明确的支持。

今天，中斯关系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倡议，得到包括斯里兰卡在内的世界 50 多个国家的积极响应。斯里兰卡总统迈特里帕拉·西里塞纳阁下说，斯方希望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框架内加强同中方的合作。斯总理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阁下也表示，斯里兰卡愿发挥印度洋枢纽位置优势，同中方共建海上丝绸之路，全面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水平。

我们高兴地看到，“一带一路”建设已全面展开。斯里兰卡具有突出的区位优势，完全能够发挥连接亚非大陆、辐射南亚次大陆的纽带作用，成为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政府多次表示，愿同斯方一道，抓住

当前重要机遇，以科伦坡港口城、汉班托塔港等大项目为依托，促进斯基础设施建设和临港工业发展，助力斯里兰卡实现其成为印度洋航运、物流乃至金融中心的发展目标，使这颗“印度洋上的明珠”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我相信，我们两国将进一步发掘合作潜力，带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再上新台阶，推动中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发展，为中斯友好故事续写新的篇章。

沙祖康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
2016 年 11 月

目录 Contents

序 / 沙祖康

追忆

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与斯里兰卡同行	2
千年佛缘从这里开始	11
中斯佛教交流薪火相传	19
郑和碑——中斯友谊的历史见证	26
亚烈苦奈儿事件	32
锡兰王子及其后人的传奇故事	37

不忘“三森”为中斯友谊所作的贡献	46
“珍贵的朋友” ——所罗门·班达拉奈克先生	60
她受到中国人民的敬仰	68
贾亚瓦德纳要与中国建立最友好的关系	92
平民总统普雷马达萨	101
钱德里卡初访中国	110
“9·11”后共话反恐	124
王岬生回忆与班达拉奈克家族的情缘	128
老朋友拉贾帕克萨	139
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与中国的友谊	153
走访贾夫纳	164
西里塞纳总统强调将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发展斯中 关系	171

友谊



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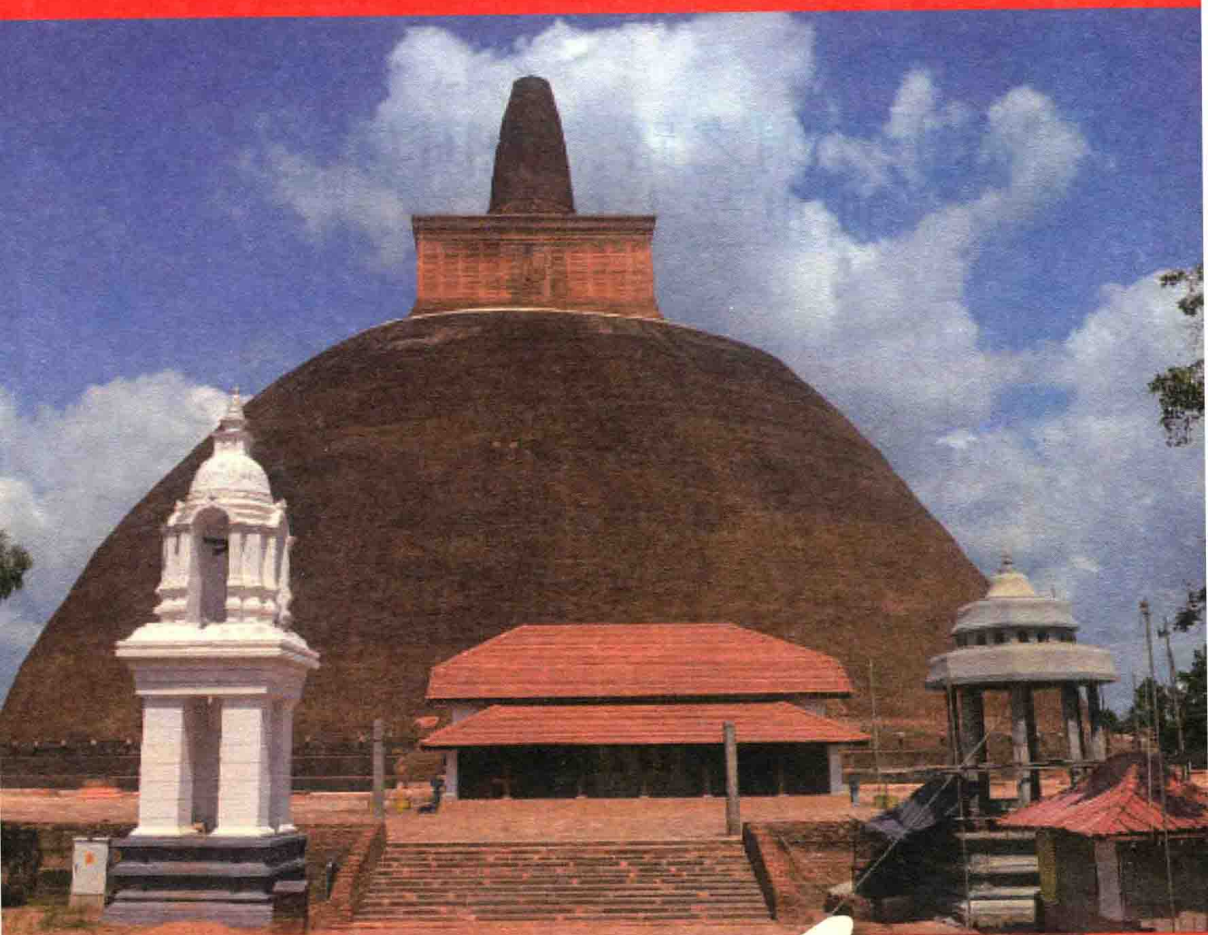
从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到斯里兰卡 ——中国友谊中心	180
中斯友谊的丰碑	188
兄弟情深，守望相助	195
“我们是兄弟！”——记中国军舰搭救 滞留也门的兰卡侨民	206
为斯战后重建出把力	212
啊，港口城！	226



交流

佛牙双会，盛况空前	236
友谊路上的留学僧	244
文化交流绚丽多彩	252
来自斯里兰卡的眼角膜给中国盲人带来 光明	265
大象传友谊	271
在中国创业的兰卡小伙阿努拉	278
我同维达人近距离接触	285

后记290



追 光 篇

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与斯里兰卡同行
千年佛缘从这里开始
中斯佛教交流薪火相传

郑和碑——中斯友谊的历史见证
亚烈苦奈儿事件
锡兰王子及其后人的传奇故事

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与斯里兰卡同行

中斯友谊源远流长，远到什么时候？

1966年6月27日至7月9日，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举行。来自亚非53个国家和地区以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和观察员共172人出席了大会。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加强亚非人民和亚非作家的团结，进一步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正义斗争。

出席会议的锡兰作家代表团由4人组成：团长贾亚拉特，团员有塞纳维拉特纳、卡尔德拉和萨布坦特里。我担任翻译。

会议期间，著名戏剧大师曹禺与锡兰作家代表团进行了对口会谈。他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国剧协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身份很高，但平易近人。我向他介绍了锡兰朋友：团长贾亚拉特是锡兰知名作家，小说《哥奴哈德瓦德》（《沉默的心》）风靡全国；塞纳维拉特纳是锡兰著名戏剧家，代表作有《斯里桑盖博》等。

曹禺带了一个英语翻译。谈话从两国关系开始。交谈一阵之后，他突然停了下来，问锡兰朋友：“你们国家说什么语言？”团长回答说：“僧伽罗语。”然后曹先生对着我说：“小伙子，你会他们这个语言？”我说：“学了五年。”“那好，我们用僧伽罗语交谈，”他说。

曹先生很健谈，谈话内容很丰富，革命经历和文艺生涯都有涉及。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句话。一句是关于力与理

的关系。他说：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另一句是相知与相疑的关系。他说：长相知，才能不相疑；不相疑，才能长相知。这两句话，给外宾印象很深，我也一直记在心里。

谈话结束后，我们正要走，曹禺拉住我说：人们谈到中国和锡兰的关系，总要用“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来形容，你是学僧伽罗语的，对锡兰、对中锡关系有研究，请问中锡关系“源远”，远到什么时候？“悠久”，久到什么程度？

这一问，我真懵了，羞得脸上直发烧。我压低声音回答说：对不起，我真不知道。为消减我的尴尬情绪，他安慰我说：不要紧，慢慢来，处处留心皆学问，你会成为“锡兰通”！

曹禺的话对我震动很大。从此，我下决心走进历史，对中斯关系来个“探本溯源”。

中斯关系史犹如一个大森林，不容易走进去，进去了，也不容易走出来。

涉及中斯关系的中国古籍繁多，如《汉书》《梁书》《魏书》《宋书》《佛国记》《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高僧传》《新唐书》《南史》《元史》《明史》《通典》《册府元龟》《唐国史补》《比丘尼传》《岛夷志略》《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朝贡典》《西洋番国志》，等等。

史籍中记载的斯里兰卡名称居然有三四十个，如：已程不国、斯黎国、僧伽罗国、执狮子、宝渚、宝洲、师子洲、楞伽岛、新檀、南天竺、细兰山、西兰山、悉兰池国、僧伽刺、僧迦刺国、狮子国、僧迦耶山、锡兰山、无忧国、锡兰国、锡南、锡伦、西仑、狮子岛、师子国、私诃罗国、梭伽山、

兰卡、僧伽里，等等。其中最常见的名称为狮子国、师子国、僧伽罗、僧伽刺、楞加、兰卡、锡兰山、锡兰等。

斯里兰卡——中国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

中国大型辞典《辞海》第 2818 页，有个词条“已程不国”，对它的解释是：“古国名。故地一般以为在今斯里兰卡，或以为在今印度半岛南部。其地于公元前 1、2 世纪间已与中国有友好通商的航海交通关系。”

《汉书·地理志》最早记载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航海交通关系。该书写道：“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湛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汉武帝时期（前 141—前 87），朝廷派遣属于黄门（皇帝近侍）的译长船队，从中国南方沿海港口出发，经印度支那半岛，穿越马六甲海峡，再经马来半岛，到印度南部，最后抵达斯里兰卡返航。

这是正史上第一次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

关于古籍上记载的海上丝绸之路上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中外史学界目前仍无绝对准确的结论。斯里兰卡、新加坡和中国的专家学者经过考证，一致认为黄支国在今印度半岛东南部的康契普纳姆（Kanchipuram），已程不国就是今日之斯里兰卡。已程不国是中国文献中有关斯里兰卡的最早记载。

在古代，随着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交往不断扩大，中国的货物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在东西航道的中心——已程不国中转，经印度接运而西行，辗转至欧洲、北非。而外国的物产，如罗马的玻璃器具，非洲的象牙、犀角，西亚的银器，南亚和东南亚的琥珀、玛瑙、珠玑、玳瑁、果品等异域珍品，也通过这条航道运到中国的徐闻、合浦、番禺，再经陆路转运到汉朝的都城长安和全国各地。

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说，海上丝绸之路是中斯两国共同的历史遗产。

2000 多年前中斯之间已有贸易往来

斯里兰卡历史学家尼古拉斯所著《锡兰简明史》提到，古罗马历史学家普林尼（23—79）在其《自然史》第六卷第二章载称：罗马帝国同中国和斯里兰卡都有贸易往来。1 世纪时，

古罗马皇帝会见僧伽
罗使节（油画）



斯国王跋帝迦·阿巴耶（Bhatika Abaya，前 19—公元 9 年）派遣拉吉亚斯（Rachias）等四人出使奥古斯都朝廷。拉吉亚斯告诉罗马朝廷，他的父亲曾前往中国从事贸易。还说“浅肤色、单眼皮、蓝眼睛、粗嗓音、健壮的中国商人也在马纳尔海湾的曼陀塔港一带做生意”。这里所说的曼陀塔港是当时僧伽罗岛上的贸易枢纽，位于今日斯里兰卡西北海岸。

以上记载，与中国《汉书·地理志》的记述高度契合。2001 年，斯里兰卡考古发现中国丝绸残片，经澳大利亚科学家鉴定，这块丝绸已有 2200 年的历史，即为中国西汉初年所制。这为古代中斯贸易关系提供了新的实物佐证。

斯里兰卡有个“中国湾”

斯里兰卡东北海岸有个海港，叫亭可马里港。港内面积最大的海湾，叫“中国湾”（僧伽罗文：基那瓦拉亚）。这里距离中国有万里之遥，为什么这个海湾被取名“中国湾”呢？一般人都说年代太久，说不清。历史学家认为，“中国湾”的得名与古代中斯贸易兴盛有关。

公元 399 年法显西行取经，去时走的是陆路，后从印度到斯里兰卡（师子国），以及从斯里兰卡回国，走的是海路。据他记载，从印度到斯里兰卡，搭乘商人大舶，西南行，顺冬初季风，十四昼夜到师子国。他在师子国住无畏山寺，研习佛经，在寺院佛像边看到商人用晋地一绢扇供养。412 年，法显搭乘一条从罗马返回中国的商船回国。

《南朝佛寺志》上卷载称，元嘉十年（433 年），师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 11 人乘坐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难提（Nanda）的商船，抵达中国，在京城建康创建比丘尼僧团。

所有这些都说明，在法显以前，中斯两国商人和航海家已有来往。法显和铁萨罗等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亲历者。

公元6世纪初，拜占庭帝国的商旅作家科斯马斯·印第科普莱特斯（Cosmas Indicopleustes）在其著作《基督教世界风土志》中谈及印度、锡兰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在记述锡兰出海贸易情况时，科斯马斯作了这样的描述：“该岛（锡兰岛）地处中心位置，来自印度、波斯和埃塞俄比亚等地的许多船只经常访问该岛。同样，该岛很多船只也远航到其他地方。锡兰从遥远的地区——我指的是秦尼斯达（即中国）——输入丝绸、沉香、丁香、檀香和其他产品，这些产品又从该岛运往其他市场。世界各国到达斯里兰卡的船舶中有中国的船。中国的海船很大，有的长20多丈，体积与抗风能力超过了大食（阿拉伯）海船，能载六七百人。”

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认为，中国船大约在公元4世纪末到达锡兰。法国史学家拉库伯里（Terriende Laconperie）论证：“中国船大约在公元450年航行至锡兰，并远至波斯湾头的希拉（Hira）。”

依据这些史料，我们有理由推断，1500年前中国商船就可能到达亨可马里港。“中国湾”的得名与此有关。

中国唐朝与斯里兰卡之间的海上运输

唐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开放的时期，中外交流十分频繁。中国的丝绸、陶瓷等商品经海上丝绸之路运往西方，同时西方的珠宝、药材、香料等也不断输入中国。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册府元龟》卷九七一记载，公元670年、742年、746年、750年，斯里兰卡多次派人来中国访问，赠送礼品，如珍珠、金丝、宝石、象牙等物。他们来的目的，一来通过访问使两国友谊关系增强；二来借向中国朝廷赠送礼品之机介绍斯的商品，希望在两国贸易方面赢得更多交流机会。

据唐代著名地理学家、唐德宗时期的宰相贾耽（730—805）记载，当时中国开往印度洋以西国家的船舶，一般从广州出发，经越南东海岸，到新加坡，过马六甲海峡，再经尼科巴群岛到斯里兰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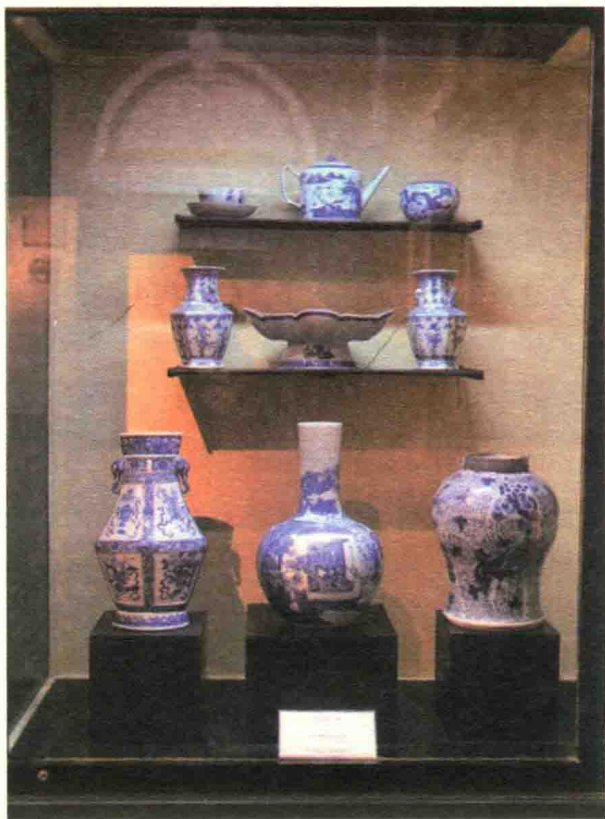
唐代中国重要的航海贸易港口有广州、交州（今属越南）、泉州、扬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潮州和楚州（今江苏淮安）。这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以海上贸易为重点，分为交广（交州、广州）、楚扬（楚州、扬州）南北两线。交州和广州担负对阿拉伯帝国、南洋和印度洋国家的贸易。那时，从海上来中国的各国贸易船只也很多、很大。中国唐代文学家、哲学家韩愈（768—824）写过一首诗——《送郑尚书赴南海》，其中就有“货通师子国，乐奏武王台”的诗句。李肇的《唐国史补》说：“南海船，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船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旨积宝货。”

著名航海家汪大渊与斯里兰卡

元代至顺元年（1330年），20岁的汪大渊搭泉州远洋商船从泉州港出海，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锡兰、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西北非洲的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折向

南，直到莫桑比克，再横渡印度洋回到锡兰、苏门答腊、爪哇，再到澳大利亚，从澳大利亚到加里曼丹岛，又经菲律宾群岛，最后于元统二年（1334 年）返回泉州。至元三年（1337 年），汪大渊第二次从泉州出航，游历南洋群岛和印度洋西面的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莫桑比克海峡及澳大利亚各地，两年后才返回泉州。

汪大渊著有《岛夷志略》一书。这是一部有极高史料价值的古代世界地理志，是有关 14 世纪亚非各国史地的重要资料。书中涉及亚、非、澳各洲的国家与地区达 220 多个，对所在国都城、市井、村庄有很多的记载，如“僧加刺”（斯里兰卡）篇中的“僧加刺”（Sinhala），是僧伽罗的另一译



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藏
中国瓷器